《神主权的恩典与人的责任》

司布真讲道第207号

1858年8月1日安息日早晨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罗10：20~21）

毫无疑问这些话主要是指着神丢弃以色列民，选择外邦人而说的。外邦人不寻找神，而是活在拜偶像中，然而，耶和华乐意在这末后的日子把他恩惠的福音赐给他们；而长久以来享受神话语特权的犹太人，因着他们不顺服和叛逆而被丢弃，我虽然相信这是我们看的这经文要讲的主要事情，然而正如加尔文所说的那样，这经文所教导的真理是代表着一种普遍的事实。正如神确确实实拣选那不认识他的百姓，他出于他丰富的恩典，选择向那些偏离正路的人彰显他的救恩；另一方面，那听了神的话语失丧的人，是因为他们故意犯罪而失丧；因为神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真理的体系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两条。除非人懂得同时看这两条直线，否则他就永远不会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我在一卷书里得到教训，要相信我种什么就收什么；在另一个地方我得到教导：**“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我在一个地方看到，神在所有的作为上居首位，然而我看到，我不得不看到，人按着自己欢喜的行事，在很大程度上神把人的行动交由他自己的意志去决定。在这里，如果我要宣告人是自由行事，神不控制他的举动，我就被驱使，非常接近无神论；如果另一方面，我宣告神是如此统治一切之事，以致人没有足够的自由而要负上责任，我就是立刻被驱使进入反律主义或宿命论了。神预定，人要负责任，这是很少人能够看见的两件事情。人相信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容，是互相矛盾的，但它们不是的。这只是我们软弱的判断力的过错。两个真理是不可能互相矛盾的。那么，如果我发现一个地方教导万事都是预定的，这是真的；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人要为他的一切行为负责，这是真的；如果这使我以为这两个真理是彼此矛盾，这就是我的无知了。我并不认为这两个真理在人的砧板上可以被压成一体，但在永世里它们要是如此——它们是两条直线，是如此接近互相平行，人的思想可以跟踪它们到最远处，永远不能发现它们是交汇在一起的；但是它们确实交汇在一起，它们要在永远的某一处地方交汇在一起，接近一切真理由此而出的神的宝座。

今天早上我准备来看看这两个真理。在第20节我们看到神主权恩典的真理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在下一节，我们看到关于人拒绝神而有罪的真理。**“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那么首先是，表现在救恩中的神的主权。如果有人得救，他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他得救的理由不是在他身上，而是在神身上。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愿意；而我们愿意做了什么，这是神的美意，他在我们心里恩典做工的结果。没有罪人可以走在神前面，就是说他不能走在他前面，不能预料到神，在拯救的这件事上，神总是居首位的。他在我们知罪之前，在我们渴望之前，在我们畏惧之前，在我们盼望之前。我们身上所有好的，和将要出现的好事情，都被神的恩典居先占前，这些是里面的从神来的因的结果。

现在，今天早上我们讲神拯救的满有恩典的作为，我首先注意到，我们是完全不配得到这些的。你们会看到，这里所提的百姓肯定是不配得神的恩典的。神叫他们遇

见，但他们从来没有寻找他，他向他们显现，但他们从来没有访问他。从来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他是配得这拯救的。

去问所有神的圣徒，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从前的生命是使用在肉体的私欲当中；在他们无知的日子，他们违抗神，离弃他的道路，当他们被邀请到他这里来，他们蔑视这个邀请，当他们受到警告，他们把这警告抛诸脑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被神吸引，这不是在归正前任何功劳的结果，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但没有任何功劳，而且还是罪人中最大的罪人——他们一头扎进罪的核心，对我们羞于出口的事情，他们去做却毫不感到羞耻；他们是犯罪的头目；正是敌人阵营中的领头人；然而神主权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被带领来认识主。他们要对你说这不是他们里面有任何好东西的结果，因为尽管他们相信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被放在他们里面，然而在他们肉体的日子，他们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是不被败坏扭曲去服事撒但的。

问他们，他们是否认为他们蒙神拣选是因为他们的勇气，他们会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他们有勇气，这勇气是败坏的，因为他们行恶是很有勇气。问他们蒙神拣选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才能，他们会告诉你，不是的，他们有才能，但这才能是卖淫给了撒但去服事他了。问他们蒙神拣选是不是因为他们性格开放，慷慨大方，他们会告诉你正是这性格开放，正是这品性慷慨大方，导致他们比若非如此更深深地扎进罪的深渊，因为他们和每一个恶人是性情中人，趣味相投，预备和正好遇上他们的任何寻欢作乐之人一起饮酒，混在一处。

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理由，是神应该怜悯他们的，他们惊奇的是神不在他们的罪中把他们砍倒，把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把他们扫进那火燃烧吞噬着恶人的深渊。

但是一些人说神拣选他的百姓，是因为他预见在他拣选他们之后，他们要做这件，那件和其他的事，这些事是有功德，非常好的事情。再就此问神的百姓，他们会告诉你，自从他们归正之后，他们有太多要为此痛哭的事情，尽管他们可以欢喜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开始动那善工，他们却常常颤抖，害怕这根本不是神的动工。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他们有大大的信心，但有些时候他们是极其不信，如果他们有时候满有圣洁的动工，然而有时候他们大大流泪，想到这些圣洁工作本身是被罪玷污。基督徒会告诉你，他为他流泪这件事本身哭泣，他觉得就算在最好的愿望中也有污秽，他要向神祷告赦免他的祷告，因为在他的恳求里有罪的存在，他要用赎罪的血来撒在他最好的献祭上，因为否则他就绝无可能献上没有玷污瑕疵的奉献。你可以去问最光明的圣徒，去问那在社会当中就好像天使一样的那人，他会告诉你他仍以自己为耻。他会说：**“啊！你可以称赞我，但我不能称赞自己；你可以说我的好话，你可以给我鼓掌，但如果你真的明白我的心，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理由，把我看作是被恩典所救的一个可怜的罪人，这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必须要低下他的头，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这样，恩典就是人完全不配的。

再者，神的恩典是主权的。我们用这个词，意思是说神有绝对的权利在他所选择的地方赐下这恩典，在他喜欢的时候保留不给。他没有受到约束要把它给任何人，更不用说要给所有人了，如果他选择把它给一个人，而不给另外一个人，他的回答是：**“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现在，我要你们留意在这节经文里表明出来的神恩典的主权——**“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你会以为如果神要把他的恩典赐给任何人，他要等，直到他发现他们在热切寻求他。你会以为在高天之上的神会说：**“我有怜悯，但我要由得人他们自己，当他们感到他们需要这些怜悯，全心努力日日夜夜，带着眼泪，发誓和恳求来寻找我，那时候我就要祝福他们，但之前不会”**吗？

但是亲爱的，神没有说这样的话。确实他祝福那些向他呼求的人，但是他在他们呼求之前，他已经祝福他们，因为他们的呼求不是他们自己的呼求，而是他放在他们嘴边的；他们的愿望不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这愿望是他好像撒好种子一样撒在他们内心的土里的。神拯救那些不寻找他的人。哦，这是奇妙中的奇妙！当神拯救一个寻找他的人的时候，这确实是怜悯，但是他亲自寻找那失丧的人，这怜悯是何等更大呢！

请留心耶稣基督关于迷失的羊的比喻，这不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走失了。他留在家里，呵，那羊回来了，他欢喜地接纳它，对他的朋友说，欢喜吧，因为我失去的羊回来了。”**不，他去寻找那羊——它决不能回到他那里，它只会越走越远。他去寻找它，翻越困难的山头，下到绝望的山谷，他跟踪着它游离的脚步，最终他把它抓住，他不是在它后面赶着它，他不是带着它，他而是全程亲自背着它，当他把它带回家，他不是说：**“羊回来了。”**而是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人没有首先寻找神；神首先寻找他们；如果你们有任何人在今天寻找他，这是因为他已经首先在寻找你。

如果你在渴慕他，他是首先已经在希望得着你，你良好的愿望和热切的恳求不是你得救的原因，而是所赐给你先前的恩典的结果。另外一个人说：**“那么，我是应该早就想到，尽管救主不要求热心的寻找，叹息和呻吟，不断寻求他，然而肯定的是他是希望，要求每一个人在得到恩典之前，应该来求这恩典。”**亲爱的，确实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就是神要赐恩典给那些求这恩典的人；但是请留意，这经文说他向**“没有访问他的”**显现自己。这就是说，在我们求之前，神赐我们恩典。有任何人开始祷告，这唯一的原因就是神已经把先在的恩典放在他的心里，这恩典引导他去祷告。我记得当我归正归向神的时候，我是一个彻底的阿民念主义者，我想我自己开始了好行为，我有时候会坐下来想：**“嗯，我寻找了神四年，终于找到他了。”**我开始以这个事实来恭维自己，就是我一直不断在很多的失望中恳求他。但是有一天这念头突然敲击着我，**“你是怎样来寻找神的？”**在那一瞬间答案临到我心里，**“嗨，是因为他带领我这样做的，他一定是首先向我表明我需要他，否则我是永远不会来寻找他的；他一定是向我显明他的宝贵，否则我是不会想到他是值得我寻找的。”**立刻我最清楚看到了恩典的教义。神一定要首先开始。本性绝不能升高超过自己。你把水放进水库，它会升得很高，但如果由得它自己，它不会再升高。人的本性不是寻找神的。人的本性是败坏的，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施加极大的压力，首先引领我们去求怜悯。但注意了，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是后来发现的。我们在大大地求，好像全部是出于我们自己在求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主，仿佛圣灵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一定要有圣灵在前的动工，然后我们的心向他运动过去。

“没有罪人可以先你而动，你的恩典至为主权，至为丰富，至为自由。”

让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你看到那个人骑在马上，身边有一队的兵丁簇拥着他。他是多么骄傲，他带着明显的优越感拉动他马的缰绳。

“先生，你拿着什么？你如此小心保护着什么文书？”

“哦先生，我手上抓着的要打击大马色的教会的文书。我已经把这些家伙，男男女女拉到公会里；我鞭打他们，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从大祭司那里得着这个命令，要把他们拉到耶路撒冷去，我好把他们处死。”

“扫罗！扫罗！你不爱基督吗？”

“爱他！不。当他们用石头掷死司提反的时候，我是保管见证人的衣服，我高兴这样做。我希望看到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因为我用极大的仇恨恨着他们，我向他们口喷威吓的话，杀死他们。”

你怎么看这个人？如果他得救，你岂不要承认这使他归正的一定是神的主权吗？看看那可怜的彼拉多，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指望。他愿意救主，但是他害怕，颤抖。如果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可能会说：**“主，请救彼拉多，他不想杀害基督，他努力要让他逃脱，而要杀死那嗜血的扫罗，他正是那罪魁。”**

神说：**“不，我要随我的意思用自己的东西。”**

天开了，荣耀的光降下来，比正午的日头还要光明。他被这光吓怕了，他跌到地上，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他站起身来，神向他显现——**“看，我已经使你成为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这岂不是主权——没有任何事先寻求的主权恩典吗？没有寻找他的，我叫他遇见；没有访问他的，我向他显现。有人会说，那是一个神迹，但这是一个星期里每一天都在重复发生的事。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很久没有到神的家里来了；一个星期天早上，他上市场，为了他星期天的晚餐买了两只鸭子，他路过的时候正巧看到神的家开了门。他心想，**“嗯，我要听听这些家伙在说什么。”**他走进去，正在唱的赞美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着讲道，忘记了他的鸭子，发现了他的为人，回到家里，在神面前用力跪下，过了一阵子，神喜悦赐给他相信的喜乐和平安。那人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开始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使你认为他竟然会得救，但很简单，因为神要这样，他拉动了恩典的弓弦，那人就清醒了。但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正是这件事情最好的例子。直到今天我所惊奇的是，主竟然拣选了我。我想不通，对这个问题我唯一的回答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我想，现在我已经相当清楚陈述了这个真理。让我只是对此说上几句。有一些人非常害怕这个真理，他们说：**“我敢说这是真的，但你依然不应该在一群混杂的人面前传讲这点，这对安慰神的百姓是非常好的，但要非常小心处理这一点，不要公开传讲它。”**先生，很好由得你自己和我的主摆平这件事。他给我这本伟大的书，从中传讲，我不能从任何其他东西那里传讲。如果他把什么东西放在它里面，你认为是不合适的，去向他投诉，不要向我抱怨。我只是他的仆人，如果我要讲的他的口信是要受人辩驳的，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派我的仆人带着信息去到大门口，他忠心传达了，他就不应当受责备。让我受责备，而不是那仆人。所以我说，责备我的主人好了，不要怪我，因为我只是传扬他的信息。

有人说：**“不，这是不应该去传讲的。”**但这是应该去传讲的。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神默示赐下来的，都是为了某种好的结果而有益的。圣经岂不是这样说的吗？让我告诉你，我们许多教会退步的原因正正是因为这个真理没有得到传讲。这个真理在哪里被坚持，哪里就总是**“打倒了教皇制度”**。第一批的改教者坚持这个真理，传讲这个真理。

一位安立甘教会的神学家对责骂他的人回答得很好：**“看看你们自己的马丁路德。你们岂不认为他是安立甘教会的教师吗？加尔文和其他改教者所教导的，是可以在他关于自由意志的书上找到的。”**除此以外，我们可以把一串从开始直到现在的神的工人指给你看。说说使徒的交替！那传讲恩典教义的人确实是承继使徒的。我们岂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家谱追溯回到一整批的人，好像牛顿，怀特腓，欧文和班扬，一直下去直到我们来到加尔文，路德，慈运理那里，然后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回到萨伏纳罗拉，回到布拉格的耶柔米，回到胡斯，然后回到奥古斯丁，那伟大的基督教传道人那里，从圣奥古斯丁到保罗只是一步之遥。

我们不必为我们的谱系感到羞耻，尽管加尔文主义者现在被看为异端，我们是，永远必定是正统的。它是古老的真理，去买任何一本清教徒的著作，看看你在里面能不能找到阿民念主义。搜遍书摊，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一本古时候的大部头的书，是除了神无条件恩典的教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其中的。让我们再一次提醒人这一点，赶走补赎和告解的教训，赶走为赦免你的罪出钱的做法。如果恩典是白白的，主权是在神手中的，神父当权的教训就要被除掉，卖买赎罪券和类似东西的做法就要被废除掉；它们要被天上吹来的大风吹去，守好行为的果效就要像那半人半鱼的假神在主的方舟面前一样被击得粉碎。有人说：**“我喜欢这个教训，传讲它的人还是非常少，那些传讲它的人是非常高不可及。”**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毫不在乎别人怎样说我。人怎样称呼你，这没有什么意义。假设他们称你是**“极端分子”**，这不会使你变得有一丝的邪恶，难道不是吗？假设他们称你是反律主义者，这不会使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然而我必须承认，有一些传讲这个真理的人，他们造成的伤害比带来的好处要大万倍，因为他们不传讲我准备要宣讲的下一个同样真实的真理。他们把这个真理当成风帆，但是不愿意把另外一个真理当成压舱物。他们可以传讲一个方面，但不讲另一面。他们可以讲这高等的教义，但是不愿意传讲神全备的话语。这样的人是丑化了神的话语。让我在这里讲清楚，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的某一群人，是习惯把我们这些教导悔改相信是人的责任的人称为**“杂种加尔文主义者”**的。如果你们听到他们中任何人这样说，请向他们转达我最深的敬意，问问他们一辈子是否曾经读过加尔文的著作。这并不是说我在意加尔文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而是问他们是否读过他的作品，如果他们说“没有”，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因为有48大卷的著作，你可以告诉他们知道；那他们称为**“杂种加尔文主义者”**的人，尽管没有把它们都看完，是已经读了很大的一部分，明白它们的精意；他明白他实质上是在传讲加尔文曾经传讲过的——他所传讲的每一条教义都可以在加尔文对圣经这个或那个部分的注释中找到。然而我们却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对我们来说算不得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古旧的圣经是我们的标准。亲爱的，让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所立定的来接受它。如果我们在那里发现高等教义，让它成为高等好了；如果我们发现低等的教义，让它低等好了；让我们除了圣经以外，不要树立其他的标准。

现在看第二点。我那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朋友说：**“看现在他要自相矛盾了。”**不，我的朋友，我不是自相矛盾，我只是与你矛盾。第二点是人的责任——**“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弃绝的这些人是曾经被招呼，被寻找，被恳求好令自己得救的人；但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不得救，这是他们悖逆顶嘴的结果。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当神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伸开手，这是为了什么？他希望他们到他这里来得什么？嗨，是得救。

有人说：**“不是，这是要得肉身上的怜悯。”**我的朋友，不是这样的；前面的经文是讲灵里的怜悯，这一节也是讲这点，因为它们是指着同一样事情。在这里，神是真心要给他们怜悯吗？那斗胆敢说他不是的，求神赦免这人。神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毫无疑问都是真诚的。他派他的先知，他恳求以色列民抓住灵里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尽管他整天伸开手招呼他们，然而他们却是**“悖逆顶嘴的百姓”，**不要他的爱，他们的血归在他们头上。

现在让我来看看神的恳求，这是什么一回事。第一，这是世界上最动情的恳求。坐在福音之声下失丧的罪人，他们失丧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最动情的邀请。神说他伸开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曾经见过那不顺服的孩子，不想到他父亲这里来。父亲伸开手说：**“来，我的孩子，来，我准备好要原谅你了。”**他眼里有泪珠，他动了怜悯的心肠，他说：**“来吧，来吧。”**

神说这就是他已经做的事情——“他伸手。”这是他对你们有些人所做的事情。你们这些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是没有借口，因为神向你伸手，他说：**“来吧，来吧。”**你们已经听了牧师讲道很长时间，我相信这是忠心的讲道，一个哭泣的讲道。你的牧师没有忘记在隐秘处为你的灵魂祷告，在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为你哭泣，作为神的使者他努力劝你。神是我的见证人，我有时站在这个讲坛上，我为自己求命也莫过于为你们恳求。

奉基督的名我高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像救主一样为你们哭泣，代表他使用他的话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你的良心曾多次被触动，你常常被感动，你无法抗拒这点。神如此爱你，他用他的话语如此动情地邀请你，他用他的护理如此温柔地对待你，他伸出手，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你耳边回响：“来，来，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听过他高声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近水来。”你听他带着一颗父亲的心的所有的爱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哦！神确实恳求罪人，为要使他们可以得救，直到今天他对你们每一个人说：“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归向我，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带着神的爱恳求你，就像父亲恳求他的孩子一样，伸出手喊着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

一个持严格教义的人说：**“不，神从来不邀请所有人到他这里来，除了某些人以外，他一个人也不邀请。”**

住口，先生，你就知道这些。你没有读过那比喻吗？它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得到邀请的人不愿意来。你从来没有读过吗？他们开始找借口，他们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接受邀请。如果这邀请不是给每一个人的，而是给那接受它的人的，这个比喻怎么会成立呢？事实是，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婚礼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号角声吹响了，“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吃，到这里来喝。”所预备的都铺开了，完全充足，邀请是无条件的，这是伟大的邀请，没有限制。“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邀请是带着温柔的话发出的：**“我的孩子，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整天伸手。”**

请再留意，这邀请是非常经常的。“整天”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每一天”——“我每一天伸手。”

罪人，神不是一次叫你到他这里来，然后就不管你了，而是他每天都在叫你；每天良心都在对你说话；每天神的护理都在警告你，每一个安息日神的话语都要邀请你。哦！你们一些人在神那大审判台前要受多大的审判！

我现在看不出你们的人品，但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最后要受可怕的审判。神整天在恳求你，从你生命的拂晓，他通过你的母亲恳求你，她常常把你的小手合在一起，教你说：**“温柔耶稣谦卑善良，把我小小孩子望，可怜吾孩真单纯，容我就到你身旁。”**

在你童年的时候，神依然对你伸出手。你的主日学老师是多么努力要把你带到救主那里！你年轻的心是何等经常受到感动，但你把这一切放在一旁，你依然不为它所动。你的母亲何等经常对你说，你的父亲何等经常警告你，你已经忘记了你生病躺在卧室里，你母亲亲吻你发烫的前额，跪下求神存留你的性命的那个祷告，她还加上这个祈祷：**“主，拯救我孩子的灵魂！”**你回想起当你第一次出去做学徒的时候她给你的那本圣经，还有她写在那黄色扉页上的祷告。当她给你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不

知道，但你现在知道了，她是多么想你，希望你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她是何等用她的祷告跟随着你，她是何等为你向她的神祈求。你肯定还没有忘记你度过了多少个安息日，多少次你受到警告。你为什么让一车车的布道浪费在你身上？你每年听过一百零四篇布道，你们有些人听得还要多，然而你还是老样子。

但是罪人，除非布道祝福我们的灵魂，否则听道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神每天，天天继续伸出手，当你被公义地定罪，不仅因为你违反了律法，还因为你故意拒绝福音，这就要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很可能神继续向你伸出手来，直到你头发变白，仍然不断邀请你；也许当你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仍在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但如果你继续心硬，如果你仍然拒绝基督，我求你不要让任何东西使你以为你会不受惩罚。

哦！有时候我想起那一种对罪人说，如果他们不寻找救主，他们不会有罪的牧师，我真的会颤抖。他们在神的那大日怎么可以成为无罪，这我不知道。他们哄可怜的人安睡，告诉他们寻求基督，悔改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对此他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当他们灭亡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听了神的话语而变得更大罪，这看来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主没有这样说。

要记得他是怎样说的：**“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

当耶稣对哥拉汛和伯赛大说话时，他不是这样说，因为他说：**“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

保罗不是这样传道的。他不是对罪人说蔑视十字架没有罪。再一次听听使徒的话：**“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罪人，在神的大日，你要为你曾经听过的每一个警告交账，因为你每次看圣经，是的，每次你忽略不看圣经，每个星期日神的家大门敞开，你忽视给自己机会去听神的话语，每次你听到神的话语而不善用它，你都要交账。你们这些无心的听众，你们是给自己堆上柴火，焚烧自己直到永远。你们这些听了，马上忘记，或轻浮地听的人，你们是在为自己挖一个深坑，你们要被扔进这坑里面。记住，在那最后的大日，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要为你的定罪负责。神不会为此负责。**“主耶和华说”**——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话——**“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已经向你行了极多事情。他交给你他的福音。你不是生于一个异教的国家，他给了你书中的书，他给了你一个蒙了光照的良心，如果你在牧师的话语声中灭亡，你的灭亡就要比你在任何其他地方灭亡更为可怕。

这个教训和另外那个一样都是神的话语。你要我使这两个互相协调起来。我要回答，他们不需要任何和解协调；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使它们对我变得协调起来，因为我从来看不到有矛盾的地方。如果你要向我提出五六十个避重就轻的问题。我是不能给出任何答案。两个都是真的，没有两个真理是可以彼此不符的，你所要做的就是两样都信。第一个和圣徒最有关系，让他赞美神白白和主权的恩典，称颂他的名。第二个和罪人最有关系。哦罪人，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自己，当你想起他是何等常常向你表明他的爱，命令你到他这里来，然而你是何等常常不顾他的话语，拒绝他的怜悯，对每一个邀请充耳不闻，继续你的道路，与一位爱的神对抗，违反那爱你的他的命令。

现在我该怎样结束呢？我的第一个劝勉要对基督徒说。我亲爱的朋友，我恳求你们不要脱离神的话语而接受任何信心的体系。

圣经，唯独圣经，是抗罗宗的信仰。我是伟大的吉尔牧师的继承人，他的神学观在坚强的加尔文主义教会中是几乎普遍被接受的；尽管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相信他的教导，然而他不是我的拉比。你在神的话语里找到的是你应当相信和领受的。决不要被一条教义吓怕，更重要的，决不要被一个名字吓怕。

有一个人有一天对我说，他认为真理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某个地方。他的本意是对的，但我想他错了。我并不认为真理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而是都在它们两者里面。我认为，当一个人传讲得救的事情，他升得越高越好。一个人得救的原因是恩典，恩典，恩典；你可以想怎样升高就怎样升高。但是当你来看人为什么被定罪这个问题的时候，此时阿民念主义就比反律主义正确得多了。我是毫不在乎任何的宗派或团体，在拯救的事情上我是和汉廷顿一样高等，但是问我关于定罪的问题，你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答案。靠着神的恩典我不求任何人的夸奖，我按着所发现的传讲圣经。

我们犯错的地方就是加尔文主义者混淆定罪这个问题，干涉神的公义的地方，或者阿民念主义者否认恩典教义的地方。

我的第二个劝勉是——罪人，我恳求你们每一个没有归正，不义的人，今天早上抛弃各种各样魔鬼想要你提出的关于你还没有归正相信的借口。要记住，世界上所有的教训都不能为你因着恶行与神为敌找借口。当我们恳求你与他和好，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除非你与他和好，否则你永远不能回到你的本位。神造你，你违抗他，这是应当的吗？神每天供应你食物，你依然活着不顺服他，这是应该的吗？要记住，当天上发出火光，当基督来按着他的义审判这世界，按着公平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你的借口没有一条可以在那最后的大日站得住脚。

如果你试图说：**“主，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话语。”**

他的回答会是：**“你确实听过，你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主，我有一个邪恶的意志。”

“从你自己口里出来的我要定你的罪；你有那邪恶的意志，我为此定你的罪。光来到这个世界，人爱黑暗不爱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定你们的罪就在于此。”

有人会说：**“但是主，我没有被预定。”**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当你确确实实反叛的时候，你是按着你自己的意志去行的。你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现在我要永远毁灭你。你违反了我的律法——定罪要落在你自己的头上。”

如果一个罪人可以在那大日说：**“主，无论如何我都是不可能得救的。”**他在地狱里所受的折磨可能会因着这个想法而变得好受一点，但这要成为剑的剑锋，火的燃烧——**“你知道你的责任，你不去行；你践踏所有神圣的事物；你忽视救主，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现在，关于我自己，你们有些人可能离开以后会说，在讲道的第一部分我是反律主义者，在最后我是阿民念主义者。我不在乎。我求你们自己查考圣经。人当以训悔和法度为标准。我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我愿意接受这个试验。我什么地方和基督不符，你们就不要听我的话。我什么地方离开了真理，就把我的话扔到一旁。但如果我说的是神的教训，我要命令你们，为了差遣我的那一位的缘故，你们要认真思想这些事情，全心全意归向主。